



花火

花火之恋

那年 我们的秘密 有多美

卡卡薇 著
KAKAWI
千鹤万纤，生不如死



《花火》气质如谜的大神
卡卡薇 直抵青春的最隐最痛

她用毁灭自己来挣脱
爱的禁锢和孤独，
年少悲欢，一朝落幕

西塘水色留在了千万荒年，那年的秘密在风中吟唱，他们在浮世得到又失去一切，最后唯有西塘静候与他们重逢。

若到万劫不复，
我与你一起沉沦。



YZLI089010799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那年 我们的秘密 有多美

卡卡薇
KAKAWI
千霸万绊，生不如死



YZLI0890107991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我们的秘密有多美 / 卡卡薇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91-6935-4

I. ①那… II. ①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4304号

那年我们的秘密有多美 / 卡卡薇 著

出版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赖亮 王军

特约编辑 夏玉琼

装帧设计 许静

封面绘图 guagua

美术编辑 陈 菁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0册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8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935-4

定 价 18.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50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秘密的独白

在这座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

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在眨眼之间。

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够撑得久一点。

谢谢你的聆听。

——曹方《孤单的独白》

黎写意在这一年的冬天回了一次西塘，独自一个人。

江南一带的冬天仍是多雨的季节，清清凉凉的雨丝落在湖面，漾开一圈一圈极好看的波纹。他连伞也没撑就立在船头，看着岸上朦胧的人影。

有不少摄影师背着摄影机行走在青石小巷、小桥河边。不远处一个小男孩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眼见下雨，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替小女孩挡雨。

他看着不禁笑起来，内心深处异常柔软。

身后的老船家好心地给他递了把伞，搓搓双手，说：“看来明天要下雪啦。”

他笑着说：“下雪好，好久没看到过雪了。”

老船家也笑了：“哪有，去年那场雪就够大了。整个西塘都被雪覆盖了，美得很。先生你要是去年来，也算是好光景。”

他默默地听着，问道：“老船家在这里开了几年的船了？”

老船家乐呵呵地笑道：“一辈子啦！儿子要把我接去城里享福，可是根生在这里，老了也动不了了。”

他笑笑，也是，只要根在那里，去哪里都不行。

身后也有其他的游客，导游是一个瘦瘦的女孩子，口齿伶俐，讲得一口温软的普通话，从开船到现在，嘴巴几乎就没停过，大家有什么问题都问她，她也什么都答得上来，还伴着脆生生的笑声。有游客带了上海的特产分给船上的人吃，女导游拿了一份递给黎写意，顺口说：“你是一个人来西塘旅游的？”

黎写意接过来，淡淡一笑：“不，我是西塘人。”

女导游讷讷地看了他一会儿，便笑了：“是吗？”说完转身回到游客中间去了。

这时突然有个游客指了指岸边的一栋旧宅子，问道：“那宅子是做什么的？”

那是一栋极旧的宅子，宅门上的匾牌也极旧了，加上雨色朦胧，几乎看不出字迹。

女导游看了一眼：“那是一栋旧宅子。好久没人住了，不过听说最近被人买下来要做成大客栈。”

另一个游客突然说：“我听朋友说，那是凶宅。好像曾经出过事哦。”

女导游连连摆手，有些不悦地说道：“什么凶宅不凶宅，都是胡说的。那栋宅子里当年可住着西塘最美的男人，现在买下那宅子的就是他的儿子。”

“呀，真的假的？待会儿上岸可不可以去看看？”

“当然不行。”女导游一口拒绝道，“那里不属于景点，是私人住宅。要看，等以后客栈落成住进去就可以看了。”

“那多给我们讲讲宅子的故事吧。”其他人顿时兴致高涨，纷纷要她讲个究竟，这些逸事毕竟比那些西塘传说要有趣得多。

“我只知道这么多。”女导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立在水上的舞台说，“那是水上舞台。一到春节，那里就有社戏看，都是江南传统的戏曲节目，可好看了。”

黎写意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多少年了，它一直在那里。多少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偏偏它一直立在那里，而且永远都会在那里，在那里等他们五个人回来。

黎写意在西塘只待了两天，住的是古旧的家庭客栈，吃的是店主家的家常便饭。店家姓计，知道他是西塘人，因此也总是和他讲西塘话。

其实离开西塘很多年了，现在说起家乡话都觉得有些生硬，只是西塘话带着一种特殊的温软感，听着就觉得亲切。

计老板家也做些糕点来卖，有专门的制作坊，做糕点的技术

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到了这一辈手里，好了不少，糕点口感极好，生意还不错。黎写意闲来无事时便会去帮忙，一些女游客也只是为了看他一眼才来买糕点。

晚上吃饭时，计老板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走？”

黎写意沉默了半晌，说：“明天，明天会有人来接我。”

计老板叹了一口气：“不是还没有找到你要找的人吗？”计老板知道他是来找人的，但却不知道他是找什么人。

黎写意笑笑，扒了一口饭，低声说：“这辈子，都找不到了。”

计老板没听明白，见他不想再说，便止住话头说：“晚上有社戏，去不去看？”

他已经没有力气走得更远了，疲惫感一天天地吞噬他，如果不是因为要看看她，他也不会支撑到现在。

他摇摇头。

他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也许只要迈出一步，前面就是死路，或是，万丈悬崖。

晚上他便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自己沿着西塘的水上石桥一座一座地走过去，周遭都是雾茫茫的，辨不清方向。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只是不停地走着，脚步轻快，第一次没有感觉到累。

末了，才发现自己站在了水上舞台，是那天游船经过的水上舞台。

这时的江南西塘，黑夜冗长，月色如水。

整个西塘笼罩在苍凉的月色里，冷冽的风拂过，带来远方的清香。临河人家的大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动，河面涟漪着朦胧的红光，异常妩媚。

寂静的水上舞台，没有戏子，没有旁人，只有着五个瘦小的身影，那是五个少年，像是立在黑暗里的剪影。

“现在我把这把钥匙丢进河底。”说话的是高个儿少年，声音清冷。

“陈绍言，这把钥匙真的是唯一一把能打开那个箱子的钥匙？”一个戴着帽子的少年问他旁边的矮个儿少年，他的手里拿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芒照在平静的水面上，泛出一圈浅光。

“当然。”矮个儿少年声音低沉，像一记混浊的钟声。

一直站在高个儿旁边的少年突然揪住矮个儿少年的前领，恶狠狠地警告说：“我们现在按照你说的做了，你要是违背信义，我将来一定不会放过你。”

寂静的暗夜里，矮个儿少年发出轻轻的嘲笑声：“啊，这么激动干什么……反正我们只是赌谁能掌握所有人的秘密。”

鸭舌帽少年不屑地笑道：“真无聊。”

几个人突然好一阵静默。

“你的秘密是什么？”一直没有说话的女孩子突然问道。她绑着高高的马尾，没有特定的对象，无论谁回答都可以。

“那你的秘密又是什么？”矮个儿少年问她。

“你在那个箱子里写的秘密是真的吗？”戴鸭舌帽的少年问高个儿少年。

“那你的呢？”另一名少年问戴鸭舌帽的少年。

每个问题都以各种方式被带过，然后将问题推向另外一个人，如此循环，就永远没有答案。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类最怕拥有的是什么吗？

是秘密。

那代表一生不得安宁，不得快乐。

高个儿少年摊开手心，手心里躺着一把梅花形的钥匙，在月色下泛起一层微凉的光。少年握紧手心，展臂向河中掷去。

几个人的谈话戛然而止。

几乎未听到声响，钥匙便消失不见了。

五个人呆立着，像是在进行一场盛大而沉默的仪式。

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看到过往像倒带的黑白电影，穿越了整整十二年的时空隧道，翻启了古老的诅咒之书。

那场残酷的十六岁的记忆重新被拉开帷幕。

CONTENTS

目录

How beautiful
our secret that year



01



引子 秘密的独白

第一幕

幻雾



001

- | | | | |
|-----------|-----------|-----------|-----------|
| 1. 代价/002 | 2. 宿命/018 | 3. 游戏/027 | 4. 幻雾/033 |
| 5. 少年/044 | 6. 失踪/047 | 7. 永别/055 | |

059



第二幕 逃亡

- | | | | |
|-----------|-----------|-----------|-----------|
| 1. 想念/060 | 2. 蛰伏/067 | 3. 相遇/071 | 4. 尘埃/075 |
|-----------|-----------|-----------|-----------|

第三幕

如梦



083

- | | | | |
|-----------|---------------|-----------|-----------|
| 1. 羁绊/084 | 2. X-GAME/091 | 3. 注定/099 | 4. 游戏/106 |
| 5. 孤独/111 | 6. 墓园/118 | 7. 逼迫/124 | 8. 意外/133 |





第四幕 思念

141

- | | | | |
|-----------|-----------|-----------|-----------|
| 1. 潜藏/143 | 2. 烟火/151 | 3. 融化/157 | 4. 眼泪/165 |
| 5. 过往/177 | 6. 逃亡/183 | 7. 尘埃/185 | 8. 真相/192 |

第五幕 尘埃

..... 201

- | | | | |
|-----------|-----------|-----------|-----------|
| 1. 离开/203 | 2. 死亡/207 | 3. 拥抱/210 | 4. 空楼/213 |
| 5. 拥有/217 | | | |

第六幕 消逝

225

- | | | | |
|-----------|-----------|-----------|-----------|
| 1. 恨意/227 | 2. 时光/230 | 3. 消失/231 | 4. 消逝/236 |
| 5. 遗忘/237 | 6. 失明/239 | 7. 证据/242 | 8. 刺杀/244 |

第七幕 尾声

..... 249

- | | | | |
|-----------|-----------|-----------|-----------|
| 1. 无关/251 | 2. 归来/255 | 3. 夏花/260 | 4. 最美/264 |
| 5. 永失/268 | 6. 等他/271 | 7. 静止/273 | |

275 后记 让秘密老去并遗忘吧

How beautiful
our secret that year





How beautiful our secret that year

第一幕 幻雾

午夜的钟声已逐渐变得模糊。
梦幻中我看得更加清楚。
有一点火光寂静而又孤独。
四周是一片粉色的雾。
梦的世界，梦幻如雾。

——王三溥



楔子

在黎写意意识消退前的所有记忆里，他只知道自己站在狭窄的水上小桥上。他为什么会站在桥上？他在干什么？那一瞬间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只是突然之间，就走上来一群陌生人，他们带着漠然的表情，堵在他的前面和两旁，他身后是澄清的河水。

声音太嘈杂，冬日阳光太烈。

这是他所有的记忆，事故发生前的所有记忆，不超过一分钟。

如果抓住了身后的护栏，如果再往前走一点点，或者拉住身边的某个人，他也许就不会掉下去，或者说，那个人就不能这样轻易地将他推下去了。

然而也就在那一瞬间，左肩突然被一只手用力地往后一推，他来不及抓住桥沿，整个人便翻出桥栏，往身后的河面跌去。

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大喊：“有人落水了！”

“砰”的一声，他整个人迅速下沉，他听见自己的身体砸破了河面冰水的破碎声。寒冷刺骨的水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呛进他的五脏六腑，让他觉得有股撕裂般的胀痛感。

日光漾在水波上，像一朵慢慢绽开在浓雾里的白玉兰，看不真切，迷幻如雾。

然而，为什么会是你推了我这一把？

1. 代价

这是西塘今年冬天下的第一场雪。

似一层白白的雾温柔地覆在屋瓦和小桥扶栏上。一呼气空中就会涌出一团白雾，然后便渐渐散去。

穿着棕色风衣的高个儿男人出现在已经被拉起警戒线的江宅



门口，门口停了两三辆警车，有几个年轻的警察在维持秩序，紧急疏散着围观的人群。

其中一个年轻警察看见高个儿男人，替他拨开拥挤的人群，说：“杜警官，队长在里面等你。”想再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替他扬起警戒线。

他低声道了声谢，一脚踏进院子。

迎面而来的冷寂让他胸口突然一窒。

几个警察守在院子里，见了他，都不敢看他，低下头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院子里有一棵三十几年的橡树，此时冬季，枯黄的枝丫孤零零地吊着一两片黄叶，树下是一个雕刻着棋盘的石桌，与一把竹制摇椅，平时是不沾尘埃的，此时也落上几片枯叶。如今再也不会有人坐在这树下，手执黑子，扬起桃花眼，睁着那双坠进星海眸子，淡淡地微笑了。

离开不到半个月，面前这栋古旧的老宅就让他觉得陌生了，等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他的眼睛微微有些酸涩。

内心那种空洞正急速地扩大，他甚至没有勇气抬脚走进去，双手在风衣口袋里紧紧地握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给他带来清醒的疼痛感。

李同刚好和另一名警察走出来，抬头看见杜显扬，愣了愣，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赶回来，想了想，还是朝他走了过去。

“回来了。”李同伸手拍拍他的肩，面色阴沉。

“孩子们呢？”杜显扬艰难地问道。他有些害怕听到更可怕的事情。

好在李同说：“静笙在客厅里。”

杜显扬大步走进客厅，在咖啡色的沙发上看见了江静笙。

他瘦瘦的身体陷在咖啡色的沙发里，表情木讷，旁边李妈正在劝他喝点水，或者吃点点心。但十六岁的少年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

李同跟了进来。

杜显扬强压住悲伤问：“还有一个孩子呢？”

“静歌已经被送到X市的一医院，刚刚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孩子的左脸……”

他心里一惊：“怎么了？”

“脸上被刀划了五六刀，那伤口简直……”李同心有余悸，忘不了当初闯进这个房间时所见到的景象。

满身是血的男主人躺在楼道下的大厅里，满身是血的两个孩子脸色惨白地抱在一起，巨大的恐惧让他们蜷曲在二楼转角的角落里，对于别人的闯入无动于衷。

那时候江静笙死死地抱着早就昏死过去的江静歌，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两兄妹分开。只要有人要碰他们，江静笙张嘴就咬，眼神凶狠，无论怎样就是不松开怀里的江静歌，像头凶狠的小豹子。

还是几个警员合力把他们两个分开后，才发现江静笙身上的血都是江静歌脸上的，他们迅速把江静歌送进医院急救，出于考虑，让江静笙留在家里。

杜显扬心里一凉，他是知道的，江容至完全可以下得了手，但他的凶狠到底是针对外人。而现在，却是对他的一对儿女。

李同指指不远处的江静笙，为难地说：“这个孩子显然是最后一个见到江先……死者的人，但是从昨晚案发后到现在，他一句话也不说，不跟任何人沟通。你是他比较亲近的人，就拜托你了。”

不是“先生”，而是“死者”。这样的称呼令杜显扬很不舒服。

杜显扬掉头朝江静笙走过去，旁边的李妈见了杜显扬，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脸上仍然流露着悲戚。

杜显扬在江静笙面前蹲下来，放柔声音说：“静笙，我是杜叔叔。”

面前的少年一颤，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似的抬起头来，那双空洞的透着极大恐惧的眼睛，似乎花了一些时间才认出对方。



“我是杜叔叔。”杜显扬轻声强调道。

下一秒钟，江静笙冰凉的瘦瘦的手就一把抓住了杜显扬的衣袖，止不住地颤抖着。

“杜叔叔，静歌，他们不让我……见静歌……”

声音颤抖，语不成调。

杜显扬轻轻握住江静笙冰凉的手，温和地注视他：“静歌现在在医院，她已经脱离危险了。静笙，我答应你，会带你去看静歌的。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吃东西，哪儿来的力气去看静歌呢？”

江静笙微微有些放松，可下一秒钟，他倏地抬起头，声音如紧绷的弦：“那个人……很可怕……他要杀了……静歌……”

杜显扬心里一寒，继而握住少年的手，他在发抖，他是真的害怕。

杜显扬刚想说什么，江静笙身子一软，一头栽倒下去。杜显扬扶住他，才发现他全身滚烫，虚汗连连，一摸他的额头，烧得烫手。

杜显扬大惊，抱起发烧的江静笙就往外面走，李同见状，马上安排了一个警员去开车。

怀里的少年，双手死死地抓住杜显扬的衣服，骨节泛白。那是他唯一能抓住的安全感。现在在他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黑暗恐怖的深渊。

雪下了两天便停了下来，落地而化，没留下一丝痕迹，阴沉沉的天气，冷郁而潮湿。

杜显扬把江律师送到门外，又安排司机老程把江律师送回X市。

江律师摇下车窗，认真地看着他说：“显扬，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我想容至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的理由。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够帮容至圆了最后的心愿。”

杜显扬点了点头：“我会考虑的。”

江律师这才摇上车窗，车子慢慢后退，又顺着大路开了出去。

杜显扬站在门外，抬头看看天空，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还要下一场大雪。

回到客厅看见李妈慌张地把桌上的报纸收起来，他走过去说：“李妈，把报纸给我。”

“杜警官……”

“叫我显扬就好了。”他微微一笑，接过报纸，看看楼上说，“静笙快醒了，起来也该饿了。”

李妈点点头，转身去了厨房，给江静笙做吃的。

杜显扬回到房间摊开报纸，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

西塘古宅最神秘的主人江容至意外坠楼身亡，是无意还是蓄意？

庞大资产，究竟花落谁手？

江容至死前，曾对自己的儿女动杀机？！

杜显扬嫌恶地把报纸丢到一边，不过一两天，大小报纸就都报道了这起案件，记者们都朝小小的西塘扑来，来证实他们所猜想的真相。毕竟江容至对于外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在西塘的男人，更是一个都市地产企业的老板。案件又被某些不良笔者添油加醋，被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市一医院最近也经常遇到堵截，记者们蜂拥而至，妄图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得到一些信息。要他们顾忌到这两个孩子刚刚失去父亲的痛楚，不大可能。

当然，警方对这两个孩子实施了保护，禁止媒体与他们接触，所以一切也还算严密。

杜显扬撑着脑袋坐在书桌前，神色疲倦地看着笔架上的一支细长钢笔，那是江容至送给他的唯一一件礼物。

是杜显扬去医院把江容至接回来的。



江容至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上覆盖着白布，神色安详。杜显扬亲手为他换上了他最喜欢的那件旧袍子，细腻的皮肤，精致的五官，他连躺在那里，都有一种令人臣服的感觉。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青春，在西塘，终要尘归尘，土归土。

当他握着江容至苍白纤细的手时，感觉到手心的冰凉，猛然发觉他已经死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心里一揪，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如果江容至知道他落泪，又会取笑他：“怎么这么禁不起打击？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掉眼泪。”

可是他是否知道，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友情都不可能有所改变，一旦面临残酷的破灭，杜显扬突然害怕自己无法面对。

在办理手续的时候，杜显扬坐在医生面前，静静地听医生说明死亡原因，面前摊着杜显扬的死亡报告。

“是因为直接从二楼跌下，后脑撞上了台阶，对头部造成了致命又直接的伤害。”医生尽量采取更婉转的说法。

他双手紧握，十指深深地掐进掌心里。

“杜叔叔。”轻轻的声音惊醒了他。

他一抬头，看到江静笙站在门口。因为刚刚退烧，精神还没有完全恢复，一身白色的衣裤衬得他的脸色异常苍白。

“怎么了，静笙？”

此次事件，江静笙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从医院醒来后，好长一段时间不肯开口说话，他想留在医院陪在江静歌身边，可是杜显扬还是将他带回家了，怕他情绪再有波动，两兄妹本来就倒下了一个，他不希望另外一个也出问题。

他试图跟江静笙多沟通，但他始终紧闭着嘴。幸好他还是愿意吃东西、喝水，虽然吃得少，但多少令人放心了一点。

杜显扬还特意把李妈接来照顾江静笙，好歹她也是从小看着江静笙长大的。但是江静笙现在看任何人的目光，都没有一丝松懈。

江静笙轻轻地走进来，站在书桌旁，手轻轻地搭上冰凉光亮的檀木书桌，缓缓地说：“我明天可以去见警察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可不可以让他们不要再问静歌了？”顿了顿又说：“我一个人可以的。”

杜显扬理解地点点头，他伸手拉过江静笙，握了握他微凉的手说：“我明天陪你去，不要担心。”

江静笙点点头。

杜显扬伸手揉揉他柔软的头发：“那么难的时候都过来了，你要相信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江静笙沉默不语地立在那里。

杜显扬又说：“葬礼在后天举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江静笙牵牵嘴角：“跟我没关系。”

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语气，像一场隐藏的海啸悄无声息地汹涌而来。

杜显扬尽量忽视这种汹涌的恨意，把手放到江静笙瘦弱的肩头温和地说：“不管怎样，他是你的父亲。”哪怕从来没有开口叫过。

江静笙别过脸去，低声说：“我要带静歌离开西塘。”

杜显扬一怔：“离开？”转瞬又明白过来：“你和静歌都还小，你们要去哪里？静歌现在虽然醒了，但她还需要再静养，至少不适合再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无论去哪儿都好，只要不是留在这里。我会治好她，不管是心里的伤还是身体的伤，没钱治我会赚钱，总之到她好为止……”

杜显扬愣住了。

江静笙见他不说话，只当他答应了，转身就要走。杜显扬猛地拉住江静笙，江静笙抬眼，直视着面前这个已经三十多岁却依然英俊挺拔的男人。

杜显扬缓缓地问道：“静笙，你诚实地回答我，你当时真的亲眼见到了他对静歌做那种事情吗？”